



冠松巖文集



冠松巖文藁卷之三

寧都魏和公

遂安毛會侯

兩先生閱

楚長沙陶之典五徽父著

男炳煊之熾輯

序

費瞿如桃花巖詩集序

嗟乎此瞿如先生癸未以後之詩也先生生江郢間
負才拔葦顛童卯時即喜為詩厥有天成當懷陵未

年中原講武士習器甚先生獨懷鉛鍵戶矻矻讀等
身書用意確苦冀旦晚清晏以文章發身將操筆蘭
臺賡重輪之章擬平淮之雅坐延英而論得失薦郊
廟以導休嘉而曰以文章報國不忍徒事黼黻爲苟
且不足立之言此則先生癸未以前欲言之志也迨
天崩地坼而志言荒矣於是歎瞻烏悲拾塊賦無衣
吟澤畔憂時憫亂去國登樓之所爲作時見焉其
後河邊發策雖苹鹿載歌文燄亦稍振而其樂止
張於青草書但揭於朱陵故國之恩報無日矣嗟乎
此則先生癸未以後不欲言之志也顧先生自輯其
詩於桃花巘斷自癸未以後者其言如林皆敦厚感
人無魄礪不平之氣先生其有窺于天人之際而乃
超然于章句之表歟抑先生性情之厚其與詩教合
者固如是耶今讀集中諸各序或悲其遇曰夕陽朱
華或稱其高曰菰蘆異人可謂善喻先生者矣要之
此非論先生之詩也先生之自言詩曰極其用可以
感天地動神明故於六義精求廣大深微之旨不憚
月鍛季鍊以破堅發竒而後雪曲絕塵菁華奔腕自

成先生之詩據一代詩人之座蓋先生不自用而以詩爲用其感物之深真欲召風雨而下鸞鶴此則先生之不苟爲立言而用意確苦之効也若夫集古詩訖唐宋元明之句以自適其欣慨有別才焉性情所寄神運無方而予則以爲先生之詩必不可磨滅者恨古人不見又不煩資古人而傳也而况壇坫諸君子位置先生於古人之中以爲纏綿哀樂歌思哭懷的也與少陵差肩矣而予讀古人之詩論其世尤竊有感于先生焉蓋於漢魏之際得徐偉長於晉宋之際得先淵明於唐梁之際得司空表聖以彼行已敦潔介然不汨于時宜其落筆巉峭絕俗孤行而迄今讀其篇什抑何粹然以和淵然不可以迹象測也先生之爲人與詩毋乃顛是歟則先生之詩之必傳也不待後世而後知之矣

陳史占年文詩序

往余與史占同有聲諸生間年纔舞象廿餘歲時迺
同里選飛揚跋扈之意各不相下中更亂離憂患崎
嶇偃仰忽々不知其何以俱老也噫嘻建今袍澤中
求幾人老友材藝德業各有成就可觀者復不可數
得則予與史占其可以老自廢耶史占門閥故高席
先業不儉徒以積君山之書好堯夫之義千金早散
不因亂盡咸謂史占負才卓犖當自致通顯詎肯爲
爾寂々而孰知史占數十年中舍光葆采命意義農

之上泊如也然而北窗松徑之間所以送此居諸者
非澗然束手無一事也甲子秋予伏苦廬史占過而
信焉篋中詩卷光燄陸離察予迷毀方廢蓼莪弗忍
示旣除喪乃函一編寄予使讀而序之予取而卒業
焉其詩類溫厚感人粹然一發於讀書行義之懿夫
然後歎吾友之善用其才老至而有所成就如此也
夫嘉玉萃神于山川良桐蓄音於泉石鶴處雲舉而
仙松閱水霜而翠此物之潛德物之成也史占詩輝
者韞玉清者扣瓊命七者凌虹蜺誕七者飛濤吹此
豈一朝一夕流連於風烟月露之區七者哉讀史占
詩而益信庾子山詞章之所以成杜少陵詩律之所
以細也波瀾老成庶幾飛揚跋扈之史占有以自考
其生平矣予實爲之鼓舞焉而愛史占者顧佒徊太
息之不能已已是則予之所不得禁也夫

蔣天植遺詩序

明之季湘澤多才而年終賈而詞荀陸稱飛揚跋扈
之雄者則三數人焉羅江蔣子天植其一也嘗與其
同年友趙子友沂縱酒賦詩各不相下然友沂實心
折天植忘瑜亮之並生而成范張之篤契故其出處
雖異而生死始終之節友沂肫然不負幽冥足觀天
植之所以感人者矣天植爲人敏發卓犖負志節作
詩文下筆無點塵生魏嶽大湖間蔚然五行之秀名
非不彰文非不遇也而其後乃攀炭日沐霾雨以終

嗟乎天植才人詩人也而豈僅爲才人詩人也哉惜乎夤志早歿海內之士不概見其竒其僅存而不朽者獨此百數篇詩歌傳之海內猶足令人驚心動魄而想見其竒也夫序天植詩者多鉅公皇甫之章密矣惟辛卯以後闕無言焉而要其大指由前論之則龔奉常之言曰雄宕澎湃趙中丞之言曰總無世間烟火氣斯兩言足以定其詩卽足以定其人由後觀之則友沂之哀詩曰關河來慘淡遺恨滿丘隅又曰誰信無家日終藏報國心斯數言足以傳其人卽足以傳其詩而又何庸他溢一辭焉然予向時嘗從諸子分籤共研竊惟天植與友沂飲酒時意氣豪動但有吞星捉月之概而作爲詩歌乃多幽憂沉憤顛途竄哭暮負創呼天者所爲固以謂才人不測矣及觀其末節瞿匕蹇匕若是然後益信天植之不僅爲才人詩人也蓋性生而然也則此百數篇詩歌僅存以畱于騷怨之鄉者巍乎與衡山爭高瀨乎與洞庭爭大璩乎與玉衡緯象爭輝而果不愧夫五行之秀也楚澤專辭宜乎烈矣

安郡王詩序

皇甫湜稱顧著作詩謂若穿天心出月脇昌黎愛重
張籍亦况之曰舉觴酌天漿典嘗誦兩公此言竊謂
古今詩人求其實足以當此者未易一二髣髴也乃
今而恭遇我 安郡殿下讀其詩則誠如命七霞佩
控鸞麟而出入于紫霄碧落之間者矣雖然夔資絕
顛鍾自仙根出語驚人世所共喻若夫發於 誠德著
於遠猷成於妙悟者天人並茂殆又非藝苑所得執
一格而程量之也自 殿下爲世子時入勤問視出

率羣公修北向禮欲然受業瞿匕怡匕宮庭雍穆今
詩中有若春雲藹而璆玉鳴者則天祥之溢爲慶霽
雅樂之發于元聲也其德華然也頃年

聖主乾斷躬定西郵 殿下拜 命專弓掌鑰重地稟

宸算宣威軍如細柳坐致而縛輒數千羣比振旅
而饋餉者失期不至 殿下已能盡解征裝經營萬

竈從容馭大衆數千里騰歌鏡不絕喜動 天顏今

詩中有一事若軍中之令置一字若關門之鍵者

則韜鈴素寓於詩律文武嘗總于歌絃也其功能具

也疇昔之典猥厠講席凡六經四子之書前史百家

之說每有微難輒洞竒破堅得微言於意表好深湛

之思而思罔不妙今詩中有若百態俱籠化工在握

者則麗錦由雲孫之織解岷盡象罔之珠也其神悟

殊也所謂出月脇酌天漿者蓋邈絕追攀亦烏能測

其所造而與之絮進退也哉抑近聞 殿下探明宗

鏡理事交融一唱三歎咸與道決其超然有得者固

又未嘗屑匕于詞章之迹也蘇穎濱曰唐人工於爲

詩而陋於聞道 殿下且過古人遠矣憶辛酉春恭

辭食館書一聯呈別曰好善而忘勢當仁不讓師由
今觀之有文有道如是老生之言信乎其有徵也今
聖天子魏煥之神單被四訖虞廷廣颺萬物復觀
而維城禮樂且燦然如卿雲之就日邁古之盛何
以加茲於戲無疆哉頃兒子煊申省覲還伏荷存寵
衰耄禮意如新且示以新詩命序矍然感悚謹薰沐
拜稽齋心卒業敬述夫典所習知者以徧告藝壇共
瞻賢範蓋非僅比于大小山之雅事而引古詩人之
論以爲稱誦云爾

玉池生詩集序

由漢魏訖三唐以下著風雅之籍屬在王公大人者
如數琮璜珮玦矜希寶焉以其貴習恒耽於他嗜好
而不暇爲是也歲庚申典伏蒙安和親王自長沙
軍中載之後車使珥筆脩諸賢王顧問維時我紅蘭
主人年甫十齡尤岐嶷玉立每授書百行讀一二過
卽背誦不遺學書雅如法度時取唐人絕句抄寫
吟咏以爲樂凡宜貴習所耽嗜者悉無所近於戲天
成哉其蚤有楚元沛獻之懿好也已自恭辭講席越

十有六載側聞層樓輝萼旣唱墳和箎而主人且日
引韋素之有材藝者開日華以坐之相與欣賞良辰
追逐雲月驚人寡和之調自叢桂而出殆無虛時蓋
不啻夢繞鈞天矣頃兒子煊入覲朱邸乃獲從賓客
之後竊讀其諸名集怵舞流連亟欲傳觀僖父俾得
此而加飾焉主人曰而翁以詩爲家事昔者譚經營
解頤于酌醴之際不可以不寄示爲我弁簡庶其存
受業之雅歟於是兒子謹什襲其行世選編先郵到
山中具以嘉命告典驚喜異甚載稽載拜然後發而
伏讀之咀味旣久情移魄動行墨間淵珠露采泪七
無窮因爽然思向之有見於天成者其爛熳宜何如
也夫天機雲錦自然美麗觀其緣情賦物擅東阿之
敏步兼青蓮昌谷之逸思美也彈丸其不羣也無敵
經營也無事其工也射雕故或酣宴淋漓或風流自
賞或寄艷於香奩之韵或發竒於鞍馬之間莫不入
妙餘妍麗而有則使人但勤唱歎而莫有能形其儗
似者焉此豈非天資夔絕駕虹轡霓非世間烟火所
得乎亦自非世間聲臭所得而比繫也哉若夫深維

六義動天地和神人者咸在玉池之詩固玉池之禮
樂也佇瞻授簡對雍奉揚文治蔚然國采垂譽無
疆則卿且詠賡將懸諸日月夫豈直奉爲琮璜珮玦
之希寶而已哉

常邦懷儀史詩序

今天下懷文之士雲起星羅莫不製擬栢梁篇謀京
洛蔚乎當代之盛矣誠未見興都俊傑應運會而
鍾如我邦懷常先生者無俟詞章發身而哀然擅詞
章之妙其才竒其誼異其性情真英七卓七不可以
不傳也康熙己未大師南伐秣馬麓江大將軍安
殿下徵老生備顧問幕府而以館餐屬之先生是時
虎賁環衛劍槊相摩先生職且護軍獨於馬隊中抵
掌談文事心知先生非常人也已借一二幕客弔望

山川時七分韻賦詩嘗刺燭指險韵先生詩輒先成
驚人異甚旣凱旋 王載子後車先生益提挈予馬
上幄間復每有驚人之句抵國門 世子諸王謬使
予侍講席先生故王門董賈反推予坐右座自是分
燈共榻出入必偕乃習觀先生讀書行事傑然倫表
凡 王庭內外綢繆翊贊之務應對詞命之文罔不
鏡機適節先生一日不入府門則 王一日不憚由
其識博英多特爲倚重雖同起豐沛諸公莫不敬愛
之心折焉平時頗疎簡任俠數致千金皆綠手散遇
饑寒士必盡力振之座上無可語人則獨策名駿落
雙鷗以自放意不出卽展古法帖運左腕學書或作
樹石小畫離合小詩凡娛情鬪勝之具靡弗各臻其
妙及肆力書城乃用志不分必破疑洞秘卒業而後
止其在庭闈奉太夫人教極謹祿雖豐而瞿也色養
若嬰孺之在其膝下略不似疎簡任俠者先生之奇
才異誼蓋如此故其爲詩也一本天成抒其獨得有
時聲情並到有時意象俱忘往也得句不假鏤刻而
奇峰逼人直與古人爭勝當先生感物喻懷寄托欣

慨時固未嘗執筆學爲漢魏三唐人之作讀其詩者
自移情于蘓李曹劉沈宋王孟之間不勝一唱而三
歎焉吾故曰才奇誼異之人其性情真也自賦別到
今且七年先生不忘故人數寄詩見懷格力益老春
容敦厚之氣一歸自然予知先生旦晚拔登禁近坐
論延英將以其詩被之管絃傳諸金石豈惟使操觚
家爭奔走于毫絲之下而沾其膏馥也哉茲先生慨
然以之行世四千里外獨待故人之言弁端不欲遽
蒙時譽予是以不辭荒陋而序論其絕倫之才詎以
爲今之選言者告焉

林蕙堂全集序

六籍而下詩騷詞賦之格不勝變也變而爲儷文太古抑又遠甚然而絕妙可喜者代亦不數見也苟其才之相近矣情或不深而力或不肆猶弗工也廣陵吳園次先生者當代之詞宗也數十年中以賦大夫王長騷壇天成麗藻有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之目焉仲子彤本彙梓其林蕙堂全集凡詩古文諸著作咸在辱示予而屬以弁言予伏而卒讀之然後竊覩先生之性情才術大過乎人所著書必傳蓋擅難

工之業卓然成家使人不敢口實六朝而信其直與
古詩騷合者其書不可以不深觀也始先生嘗索居
詠貧矣當牛衣禦夜寒灶噫風之時有痛而呻宜非
累欷則夸放耳而乃戛玉撻金以鼓吹于螢燈雪案
之下祇覺行間有響字能成饒則和籥宣於四壁難
矣旣發身薇省同簪筆者皆四俊三才之望而先生
池上有詩輒陽春寡和遂以俊瞻專無敵之名則獨
秀冠于瑤林難矣迨一麾出守得韻海碧瀾之勝地
賞遊題詠名益滿宣城然粲七篇章多纏綿於民物
賓友間者莫不一經一緯其言藹如至化鶚徒鱣終
不墜其鸞鳳之鏘則坐移風俗可不謂文章有神耶
矧夫高據選樓大撻菁藻取二千餘年文苑之人分
曹而進退之網羅不限一格及其自爲乃獨執叅軍
開府之策以驅馭百家文成而就班同調者未嘗不
左遷固而右韓歐也何其竒也至若花間擢麗向之
選聲茂矣然猶意周顧曲欲令香奩白苧就我裁成
也六懷詞出而先生之風義蘊藉則古風人樂府之
遺焉其用新聲以洗發山川吊慰人代者如桑箋如

柳記如史論贊使讀者欣慨佷徊不能已已蓋不外
芳華腴味之表而具迴瀾正雅之功可曰雕蟲無闕
執筆耶是以懸車之後門屢益盛齒宿而意新舊時
時以膏馥霑溉四方極一代才人之致焉集中諸體
無不工無不卒擅其難工者惟用情深而肆力博陶
冶入化斯衆美俱臻所謂絕妙可喜者無以復加也
吾故曰必傳之書不可以不深觀也抑予于茲乃有
感焉者矣柳柳州曰立言而朽者君子不由也誠於
著述家有厚望矣而歐廬陵送徐無黨序乃謂言不
足恃至曰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勤一世
以盡心于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持論之不同如此嗚
呼歐公此言固似爲貪常嗜鑽者明其言之徒勞無
足貴而實深慨夫前之作者非紹述得人則其書散
亾磨滅後世莫得而見也茲彤本出門索米數千里
輕湖山嶺海之跡得文贊不遑內顧汲也焉梓其先
人遺集將煌也翹也傳之千百世奉爲鴻寶焉不亦
快廬陵之情而副柳州之望也哉彤本之善述也偉
矣

廖大隱息機園詩序

湘澤間騷雅之裔餘五十年不絕如綫賴吾廖子大
隱起而姒續張大之海內人乃今知湘澤復有詩知
復有湘澤之詩屬在廖子廖子其傳矣乎而抑知其
才性詣力境遇嗜好卓然特立以盡心於欲墜之文
者其爲人尤不可以不傳也往者吾羣詩人攸水杜
三劉先生嘗兄事先君子前輩風流其斑匕者矣大
隱纔髫歲卽好爲哦咏出語穎然驚人往匕似青蓮
昌谷劉先生見而異之輒欲避一頭地由是大隱詩

名噪起先君子晚節拊枯桐無絃聞其各喜若折屐
蓋大隱爲同譜給諫公從子也大隱亦時七喜過山
中從老成人游先君乃爲序其初藁以鼓吹其登壇
之樂焉顧其生平異甚旣籍諸生有聲不欲取故物
孤懷一往謂李杜高千載未嘗登科興至輒爲千萬
里之遊家人嘗不知其所在欲求世之奇人真僧栩
栩物外而可與言詩者不竟遇則大笑或慟哭以還
陸橐散且盡獨吐繡滿奚囊甚自憫耳旣而絳兵禍
賦無家所爲詩悲愴恠恨真泣鬼神動天地矣然而
牧馬隊之書張壁間之樂未嘗一飯忘也自是卜隱
城東得抱甕地十畝築廬其上屏去百事大集屈宋
以來淪遺判散之菁藻與迄今作者篋衍之英辭收
拾而聯緝之號曰楚風補此其用心致力可不謂深
遠弘博也哉乃江干車馬日至其門邑使君且禮先
孺子而大隱泊然不以動其心乞米詠貧其事常有
朕吏庭終無自入之跡受富賈金以點名于其書斷
斷不爲也所與飲酒賡和傾倒極歡者非行樂不顧
之浩然則得錢卽酤之廣文耳若是者豈得無真詩

也歟故其鎔鍊精密庀於大成凡諸體中古人所獨
長者莫不兼能而並擅也若夫機杼色澤吾則直以
靈均之詞相爲唱歎焉蓋所謂乘桂舟駕玉車者大
隱之詩之操縱也所謂飲蘭露餐菊英者大隱之詩
之雋永也所謂芙蓉其裳寶璐其佩者大隱之詩之
光華也嗚呼至矣予衰齒望羣更事多知廖子之深
廖子今亦老於詩矣自少壯至於白首本其才性詣
力落七孤行獨取此以爲家事身事崎嶇百折與爲
飲食卧起篤嗜之不少變而後據一代詩壇有功於
湘澤者如此焉故曰廖子之爲人尤不可以不傳也

廖大隱古文辭序

詩古文辭兩事也而非兩事能者自優爲之不專攻也大隱爲詩工深力到探窮風雅之源可謂不少恡其心者矣而又脩饌于史漢百家之言撿皇甫筆雕彥和龍刪詩之餘隨事而作求者門屢常盈皆不使之失意而忝要亦其自有洗洋菁藻之樂而其才實四應之不竭也故其集中博者如賦江海雅者如記蘭亭哀者如弔戰場歡者如序桃李有時觴咏集于筆端有時風雨生於紙上大小豐約無不得意亦足

以明篇什之與著述並情之所生雖離而實合也唐
一代以詩取士而古學爛然韓柳外燕許蘓李王楊
元白之儔鱗也炳也指不勝屈宋姚鉉輯唐文粹本
于文苑英華者銓擇才十一可以知其浩博矣然而
諸不在大家之選者由其分之有所止非以詩人而
屈也大隱苦心於詩而又勤於古文辭如此吾知其
歷燕許蘓李王楊元白之階不至於登大家之堂不
止也雖然詩文之成要以自得爲歸古今人議論好
尚不能適同卽以唐人言之皇甫湜取燕公以下六
七輩品第其作各有佳評而又皆有不滿之詞迨燕
公與徐堅論文又自李嶠以下諸文家盛置標美而
中間或謂其縑練之幅不充或謂其玉犖之珍多缺
蓋求全之難徃也然也若蘓文忠云唐無文章獨韓
愈送李愿歸盤谷一序此其意自有所指夫豈可執
爲定論也哉然則我輩從事於詩文非真自得將無
以自信竊願與吾大隱交勉之

留古堂詩集序

空山匿影老不逢人嘗當雲起泉鳴時輒興懷郢春
湖樂汨有不能忘情者焉私以謂興觀之遺旣歸
於騷後此正十五國之風者楚固有責也則生屈宋
之鄉而擅騷雅之結紆鍾譚之憾以張江漢之旗豈
異人任哉蓋不勝騁望山川徘徊鄉國庶幾旦暮遇
之矣頃吾姍家蔣子幼李忽郵到留古堂詩集五卷
且曰此吾羅江外史詹公岷望先生所作也先生孝
廉才子江黃世閱其前輩聞人與君家西子兩賢書

並有袍澤之誼嘗於縑素間見君詩文雅好之使持
是通孔耳願報以弁言爲纘幣之將君其未可以衰
慵謝予驚喜拜且讀齋心味之旬月不能舍忭舞樂
甚蓋舉向所慕望迨欲見之人今一朝而遇之豈不
快哉夫大國之雄古所稱也才不患不卓氣不患不
豪若夫感人觀德則正聲雅奏和平之旨貴焉讀先
生詩撫其大端白庭闡觴豆賡懽獨立之前文史燈
帷沉痛岷雲之壘與夫京洛車茵纏綿縞帶江山筆
彩取助煙瀾凡根於粹抱溢爲嘉辭者莫不璆玉戛
而春雲藹也故其聲情多婉絕可被之歌絃狀物極
工直欲施之圖畫非惟才韵超然抑亦積曠歲來宜
有此元音鼓吹隆運陶汰雜鳴以與英莖韶箭接盛
此吾黨之所共慶也大雅起衰功將不在陳拾遺沈
舍人下誰謂竟陵後無發憤以救之者更張吾軍於
今日也哉矧先生紹承先緒舉名臣碩儒文章孝義
統萃於其身蓋以樹立爲鼎鐘以躬行爲堂構以科
名仕宦爲布帛菽粟而其於詩固華國之家事焉自
劬翁太公弛檠耳從壁上觀破敵師旣折屐矣而先

生方蘊隆於歆向彪固之間以俟登歌獻雅發抒鴻
業則坐論延英提得失而正十五國之風者舍詹氏
誰屬也幼李爲我報詹公曰山中人崦嵫徒倚湘麓
之跡久闌今茲鈞響迢々驚飛林葉吾又思棄巖壑
出而從先生聽洞庭之樂於槐行研北間矣

汪上若詩序

汪子上若負異才浩博無涯禦未卽施顯於時人莫
能名其器楚僖讀其詩而竊歎曰偉哉上若古詞章
魁傑名鉅公賢人君子之選也上若平時執筆湧泉
馳電讀書破萬卷炎々驚人逸羣無敵倘蚤遭顧遇
庶幾與降步輦迎坐七寶牀調御羨而食者抗風流
矣亾何寂々姑痛飲新豐縱觀羽獵長楊子虛之賦
人口傳而熟焉於是涉雞林覽滄海用管葛之才試
老軍之戲以自寄其歎歌殆猶龍不測也非甚倫鑒

亦烏能取上若而名稱之也哉雖然光燄具在不可
得而掩也予嘗伏按其篇什其舉英振藻者黻國之
華也其迴瀾翻雪者登歌之本也其高唵梁甫者壯
猷之遠概也其綜富三都者四國之經營也此不待
施顯而後見者也若夫屏辭之枝還雅之正黜晉之
激用漢之純契機之巧辨律之細追琢所極抑又何
縝密歟窺其自待彼子雲竒而少算長卿麗而受金
上若猶不勝憾也故集中楚遊諸詩對三江九面淘
洗爲多由茲以往繼獻貞符雅樂之章持延英王術
之論非他人必上若可知也吾是以獨得上若於上
若之詩也客曰如叟言汪君豪儁竒偉如是則其所
爲所不爲又可檢束之以與其篇什較法度乎予曰
嘻夫詩有志物上若爲人然喏不苟居嘗奉北堂咏
白華斤匕視友生如親昆弟仁義經緯之原發於魂
文壯采者其志物盛也范少伯大得志棄四封如敝
屣管幼安金土同揮乃陰移遼俗事異而道同請勿
漫讀上若之詩可也

葉子擅騷雅才以杜翁茶村先生為師詩有法度盛
 名起冰玉間杜故楚公子分芒斗野葉世為衣乃隨
 主湘蘅江湖嶽之氣交輝而助發之蓋奇觀也往
 與予兒子煊讀書金臺辱以詩寄我中懷自喻靈迥
 絕人味其言非上下攬千年縱橫涉萬里者不具此
 概冀倒枕秘坐卧而唱歎之然邈焉勤夢覲耳頃擁
 被雪窻蕭七木落俄有一卷衝斷六花發之則葉子
 客棹貽示新詩也亟起披讀光燄陸離爛如赤木之

葉桐初湘遊詩序

客棹貽示新詩也亟起披讀光燄陸離爛如赤木之

霞旭若扶桑之日頽檐脊背不炙自暖獨恠葉子數
千里破湖泝湘至于蒼梧往返維舟嶽麓下去吾三
徑才數舍而不一過何哉讀其書曰此來乃不建欵
扉無以自解顧征途篋笥具在差可以對杖履尚幸
點定而題其端未可出湘門牽外人而與談清絕之
事也於是三覆其湘江雜興與桂林感舊諸詩凡望
遠長謠懷人擬寄皆用情於水碧沙明之夜而得意
于峰青雲起之時喻中懷者異矣若夫黃陵風雨密
和九歌炎海舟航悲吟往事其淋漓之節抑又感人
有特深者焉然後信葉子之詩包絡山川脫荅流峙
與務一時守一室者原本不侔也則倥偬道路其必
非遐心老儕可知也吾於是而重有感於茶村先生
之于先君子矣當先君子與杜公遊時顏瀾日下相
砥者非一端而要於君親朋友之際憐也焉其唱和
作詩意頗不相下而剴切不苟先生以元亮屬裔人
先君子亦甚望先生爲老杜此未易爲悠也者道也
既崎嶇喪亂踪跡迷離而晚節矜然如其保一室故
其沉鬱之思與超然之寄互見聲情知己者斷以真

詩歸之庶幾不致與滄田同變耳今葉子詩文行誼
介也自樹而重徘徊于山疑江轉之地不使前輩風
流宥然而盡則其人何如人詩何如詩哉

趙彥文滌丞詩序

今夫才不逸識不超襟情不浩落者欲出入風雅之
林吾未見其能馳騁也李青蓮之詩仙白香山之詩
達王無功之詩簡放是皆浩也落也陶寫襟靈極其
性情才具之所詣而止非徒鏤冰刺楮以爲工引商
切羽以爲合也吾媼友彥文趙先生蜀之才人也天
懷高亮氣犖也于雲好讀異書飲名酒嘗曠覽而耻
立身之近濼滌以清研北之塵故雖崎嶇兵亂轉徙
異鄉卒能自致青雲不墜而所爲抒寫襟靈者未嘗

緣羈憂而敗于變違胸臆而汨于時也先生徃仕楚
爲城步宰仕豫爲汝寧罷丞所至有政績徃也爲治
于琴鶴之際得意于山水之間以文雅飭吏事焉當
此之時先生有詩則韋盛山胸臆之風流元次山道
州之粲也矣建夫抽簪之後既卜居湘上復乘興爲
萬里之遊於是賦停雲觀滄海咏金馬碧雞先生篇
什益收唵覽之弘得江山之助而其浩也落也者愈
超然而自喜也頃且築室於吾寧之北坏蒔花藝竹
有沼有園時也與東床廖子酌酒賦詩爲樂閒則林
間聽鳥嶺上看雲或招歡近局或泥飲田家無不有
以發其新情而鬯其遠寄先生之詩乃駿也不能止
矣故其集中新詩多得意驚人之句不假鑿刺落筆
自佳如蓮敷月下如棊鼓松間自擬古人欲立太白
香山之間而與無功分壘蓋塵鑣有不能近焉此非
先生之才逸識超而能馳騁若是耶吾不能測其品
詣之所極爲之一唱而三歎焉有餘企耳昔君家文
敏制作冠當代人稱其詩格高逸飄也出塵觀先生
之爲詩真不愧其苗裔也夫

簡坤若詩序

坤若揣摩制舉業既効乃涉詩古文辭古今文必傳矣卽詩不傳何病坤若曰是烏可苟爲之而苟止之耶每爲詩大小得意不自已必折衷他詩人共保之乃置予三年間凡三讀坤若詩詩格律凡三變若登梯造極愈升愈高誠不苟爲而苟止者也或曰今學士家類以詩瞰名詩固名之嚆矢歟予曰然有說焉詩不可以有名心得不可以無名心成也有名心則欣戚不由乎已無名心則經營弗盡其才坤若之詩

之成也得此旨也且夫善文未有不善詩者也詩之於文其離也不能以形從其合也可以心會坤若向與予論文予以柳州之言告之柳州荅韋中立書曰吾爲文章本之詩以求其恒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則文也通於詩茲乃與予論詩予又以坡公之言告之坡公書黃子思詩後曰司空表聖自列其詩有得於文章之表者若干首惜當世不識其妙其論詩謂美在鹹酸之外云則詩也通于文此惟坤若奇才絕慧而又好學深思故能牢籠百態通詩文之妙而兼有之以擅名於學士之林蓋其文之妙也有性情詩之妙也有詣力名心有無之間未可爲不致力於風雅者極論也予是以敬愛坤若憂匕有不容已者焉特愧荒蕘無以益坤若固癖於存老馬凡詩文落筆莫不驚賞而必以予言爲印故前者帶江文稿旣冠以皇甫之章又強使予申言之殆亦桓譚之見屬耳顧予言出而有見予稱引大家先正以况坤若者掩口口是白頭宮婢徒刺匕陳事彼烏知鼎新革故珍竒靈貺之集紀頌無窮胡取此是固笑予文之陋

而亦若疑帶江之盛也夫帶江之盛則何可疑也往
予見徐公巨源作黎美周先生集序稱美周太白以
來一人不知更幾百年復有如美周者予初駭其言
何溢美也已而取閱黎先生諸制作乍讀之似然再
讀之信然三四讀之乃大然而後知巨源先生之不
妄許人也巨源在前代稱豫章作者其虛衷推讓黎
先生若是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而予於坤若之文
則終服其先正大家必傳無可疑也今坤若不恤人
言又強使予論定其詩予不自懲又欲稱坤若之詩
如其文坤若真癖耶予真陋耶其亦有不容已者耶

徐芝仙出塞詩序

丑夏四月兒子煊自燕臺歸蕭然落魄視老親枯索
又甚乃出交遊中各人才士所爲詩歌瑰竒絕異者
若干軸以相娛悅而沾濡之予時正倚北窗哦誦先
淵明孟夏艸木長流觀山海經之句與咏荆軻諸詩
擬和未就見卷軸中有徐子芝仙出塞詩一卷光恠
陸離亟取讀之乍涉藩而驚旣聆音而喜伏而玩焉
心魄飛盪汨七引人入勝乃日一三復食其英膏味
無窮灸而愈出美哉才人之能不自愛其心如此吾

真欲資之願老焉蓋予嘗讀其鏡詩矣思竒而神靜
落筆未肯一字猶人想見其用世則掃除之才著書
則遷史之潔也然第使藻績讌遊周旋月露有以自
見者渺矣今乃磨盾墨攄馬鞍題詠於黃沙青海之
際讖定昔人成敗得失事揆幽洩怨以爲歷世立功
萬里者之春秋毋論大小必得意然後徐子之詩神
才鏜出焉信高枕而卧者爲庸夫緣情綺靡之果不
足以論詩也若夫山川道里之數風俗氣候之殊艸
木鳥獸之性異莫不遇物而賦如志如圖而寓以聲
情則未知讀者之尋繹何如耳而予尤酷好其青塚
前卧柳與九十九泉二詩淋漓盡意足以慰夫絕質
殊鍾之不幸而辱於其地者感興而唱歎之也杜少
陵出塞詩李太白塞下曲皆極寫征人行役悲壯宛
轉之情風旨略同矣然而天山之雪瀚海之波目未
嘗覩也以視芝仙登祁連而懷衛霍過緊水而弔少
卿情餘眺歎不更有異於古人者哉今沙磧永清萬
方歌詠此卷宜徵入蘭臺以昭磨碑獻雅之實徐子
且將由此發聞一代之國華萃焉又豈徒饜飫朋儔

爲低徊於藝林者之沾膏染馥而已歟煊兒喜曰徐子臨岐囑趨庭索弁言三致意以此寄之庶幾不負然喏云

曾虹受詩序

古稱湘川之奧清慧多文擅場者輒領袖騷雅有先後主持之功故吾羣詩文作者自西涯相國後斷以湘洲宗伯李公爲歸宗伯公在前代崛起昭潭爲一代偉人巋然與西涯接踵而立蓋三光五嶽之氣亦何有於詩然卽以詩論超詣濬發衡高湘深未始不劇心休目以主持風雅之會此四方談詩者徃也宗祀湘川至於今而不衰也其後湘詩稍落則有伯孔周先生以敏瞻之才用專壺之力交臂竟陵竟陵畏

焉於是湘之詩翕然再振迄丁喪亂不競甚矣則郭氏幼隗王氏山長兩君子起而殿之兩君才不相下各不自愛其心憂上務樹立數十年間湘之壇坫由以不墜嗚呼作者之功其可少哉今湘川之英輩出諸家才子弟且接迹起科名詞賦照耀岍花而輦行中乃交推曾君虹受孝廉以爲無敵將以湘之壇坫屬焉孝廉於予有世誼習知其才美好深思嘗懷鉛鍵戶揣摩瞿薛王許之文不失累黍丙子魁楚第二人應弦貫葉則筮之素矣顧詩名籍甚老儻未獲一傳好句竊以爲憾然心知其鮑度善才語必驚人可想也今季春乃辱以大藁見示且使揚摧而綴之以弁辭焉予亟浣馘讀之光燄陸離應接不暇森然若開羣玉之府莫能指名其器芙蓉錦繡况喻都窮則信乎才人執筆無往不妙而尤服其登作者之堂之深於用心也夫今制舉之業非若唐人之用詩賦也唐以詩程士士故覃生平而爲之今人爲詩大率燕遊臨眺行役贈酬與夫境遇慶吊極緣情綺靡之意止矣上非以應軒采下不必有感人深蓋未嘗有

真功力卽未嘗有真性情也而虹受不然笙簧旁午而采齊之矩必嚴雷電掀扶而宮商之律必細珪璧聯累而追琢之功必深其造詣精勤若是卽舉三唐人積畢生之力以應人主之求無以或過此柳州所謂不苟爲炳也煇也夸采色務音聲而以爲能者也宜同人交推之而屬之以壇坫也吾視曾子翔步湘嶽間負荷宗伯公以上煌也大雅之緒厥任滋重其益進而不可以止乎

兩輓詩序

往幼隗先生才名右楚南嘗兄事先君子而先君子實避一頭地其後與予同受知于梁谿高夫子共席濂溪由是追隨珥筆先生又曰以弟畜予云嗟乎悲哉江潭之落也往事之不忍追也十數年間大湖南北前輩風流頓盡屈指纔數人皆先後謝去如相把臂文章道義之有關者烏能忘情於薤露之歌也耶然而有一再歌焉情若倍爲激楚而事可憫于九原者則幼隗先生父子間兩輓之兩傳之矣嘗憶先生

下筆爲文神似昌黎柳州湖南後起莫不以先生爲師當弱冠時卽畱心經世凡圖書律令天官河渠陰陽織緯之言下至蟲魚艸木之細靡弗綜貫其時罷大夫義興堵公司李江門蔡公學使澄川王公彙旃高公並折節遇之歎賞其文許爲用世才旣南渡先生乃歌鹿鳴而不果用世矣於是土室奉親倦匕修門內之行以風里閉然贊而求詩古文者戶外屢嘗滿四方之人又莫不以先生爲師或私惜先生遭時不竟其用而先生顧神采翛然無憔悴不和之色則以令嗣無忝能繼述之詩文趨庭雅自負荷人又私喜謂無忝芥拾青紫竟先生之用且晚耳必何頃歲無忝竟文園不起從先生地下思無忝者復不能忘情而有輓章焉此兩輓詩之所以彙而成書也夫今發抒祖若父者爲北溟孝廉又弱冠而擅竒才竟先業殆恢匕乎無少憾而人猶不能已于一再歌輓之者何也輓幼隗先生者慨夫江潭之落繼起者之難其人也輓無忝者慨夫能繼述而復不逮用世有發抒之人而不享其祿養若造物者之更負無忝也然

予聞陳氏先世稱孝子幼隗承之無忝又承之以故
鍾北溟天才英異蚤振賢科其唱臚名登館閣特遲
之歲月間不妨苦塊讀書盡發祖若父之秘以俟大
用于世而顯揚之是造物者之報之也方無涯爾然
則兩世輓章於堂構爲不朽于繩武爲有光哀且榮
其傳之矣夫豈尋常感悼之詞所能比絜也哉歲丙
辰予聞幼隗先生訃哭於寢門之外有詩逸其稿茲
又哭我無忝詩未成而先讀諸同人如林之什泣然
閣筆益亦愴心靜樹不忍憶故人而追往事也

邵州董太守詩集序

古稱登高能賦良大夫之選也而談者曰求麗則於
龔黃之門責枚馬以循卓之効則徃徃失望詞章治
行卒疑其難兼也歟雖然兼之者且有極則焉才性
天人之間尤不可以不致辨也士大夫英華斐亶其
才足以儷開府駕宣城筆墨足以召江山之助風流
足以騁元白之郵若是者誠高曳帝皇而併尊詞苑
矣然使賦物造端憂樂未嘗同人志言非由已出雖
雕龍蔚豹去象人之質無幾焉所謂難兼獨在其外

也耶典老牖下泯七久矣而不能忘帶索以咏太平者則深有感夫邵州太守董公之爲詩也太守之詩蓋本天成而依性術者也公生長魏絳之庭資高荀陸之米耳厭金石英掩千人閭閻愁痛之呻吟宜甚距於懷分閭奏賦之座客宜未易當鼓吹又登車最蚤牧大碭最劇嘗寨問千里對琴尊几研宜不遐皇而公遇良辰美景乃恤乎動勞止之廢得柯竹夔桐輒懽然引笙簧之樂意量所被何其淵弘也迨征晨露冕望遠跋高手不去瑤編而情益深皇路嘗取昔

賢橫丹野水擎重玉龍之句以欣賞不衰蓋不可以恒情測者且如是焉故其爲詩出已之言每多天拔同物之慮動爲世營此其命志與留連光景者異矣矧夫追琢專一實致力於毫釐分寸之間又豈徒譙歌眺歎脫略位貌爲雅事者比哉賦緇衣則謾七元禮也咏生民則粲七道州也凡發於懿抱而寄於閒情者則皆藹七春雲昌黎之擊節也誠視白傳風流爲可俯受江山奔赴而有餘方當凌庾躒謝直接廩颺收昔人任重濟川之効斯乃爲庖於極則焉則其

冠松巖文集卷之三序
四
積於天者顧可以泛觀之歟夫公之澤世被之公之才世見之公之天世不得而見之也典是以有感於公之詩而敬告天下讀能賦者之詩曰才性天人之間不可以不致辨也

冠松巖文集卷之四

序
雜序
壽序

朱退石印譜序

書篆之學非真好古者不能歷變而無變於古也秦燒詩書廢古文用李斯程邈之制三代以上道德之意蕩然賴磨崖勒石僅存於天壤者大樸未散耳則後之操鐵筆篆印章者其將守古以明忠信也非小技矣武攸朱子退石慧思高致承尊人先生之家學徜徉雲山彈琴賦詩以自娛樂雅擅潑墨人咸擬爲

唐之瑤宋之銳焉而不知退石之探竒服古尤肆力於六書之法心追手泐師道德以紹淵源有深寄也故其平時和絃弄筆嘗就松間之自然不爲草玄之艱隱蓋玩心真樂一取而裁歸印章神理所詣直接古人大約如李陽水所論方圓流峙之形經緯昭回之度雲霞艸木之容文物衣冠之體各臻其妙所謂能歷變而無變於古者矣彼操觚家鬪新競巧全乖古法動手輒錯烏能與朱子分博雅之席哉抑退石固前代王孫也昔尊先生躬丁末造蚤棄圭組積緇帙如山游情詞翰籍甚有聲所傳印譜真秦漢以上法物退石受於庭而出其慧思益精詣之以躋於大雅今人求得者又寶若拱璧焉吾視朱子非徒欲以印名也亦將比於古之守禮抱器而不墜其先者云爾

谷山志序

酈郭著書功存山水求青馳白馬之蹟則可廢而不
觀迦藍撰記事備洛陽徵香海鷲峰之靈略與其言
無涉蓋紀載殊也若夫名嶽寶坊相資而重欲並留
掌故斯有賴於執筆者之能兼綜矣湘西谷山峩青
江上扼重湖而立當萬千氣象之門四面名巒羅在
襟袖寶寧寺巋然中處焉按寺開自唐時三藏禪師
勅賜寺額自昔雄梵冠諸蘭叢蓋聖道塲也大丘壑
中宜具大樓閣大樓閣中宜有大比丘此當時赫也

之三藏所以應山運而興也其後代有法幢替則復振繼起者自有緣禪師以下大抵皆鴻龐嚴重之人焉而稱中興最盛者莫若明之谷王服道此山增華廓故琳宮膏壤脩極崇隆著法門裴李之績陵谷雖變而王永與山號同傳有以也迨重移劫土光復祖庭則賴晏樵諸公至谿菴和尚相承負荷奮艱難而再造之人與地互爲靈傑蓋如是其相資也宗溼陽曰山水以形媚道嘗味其言之有旨矣馬大師亦曰山水之秀益人道氣明夫形勝非但以博遊觀真常固未始離於流峙也則名山景物之書非卽燈史拈提之案也歟今當山谷鑑禪師爲谿公首出之子法門俊傑智過于師椎拂之餘有見於此特創爲山志亦欲使人有所會心而知崇衛其道山也以是搦文獻之筆樹法苑之垣義例斷裁兼綜合妙其叙名勝也則山川之氣象觀焉其紀建置也則法苑之規模肅焉其述人物也則先德之典型昭焉其詳法產也則來學之津梁在焉其若譜法系而陳宗猷也則三世之堂構七祖之門庭莫不輝然共仰焉嗚呼脩矣

予欣覽茲編既補往牒所未有而藏之珠林永與衡
湘同壽使普瞻蓮界長轉山河歸已不亦快哉

張卓然法戒錄序

張子卓然纂法戒錄成以示儆叟坐客見之訝曰儒
者重談因果耶何居乎取託言紀事之書崙以屬之
冥報而律例之也予正告之曰六經十七史之言不
著於世則冥途耳讀六經十七史之書不尊所聳則
冥行耳夫理數循環天人迭勝七之以其定也聖賢
立命妖壽不貳孔子不荅南宮适而以尚德稱之非
謂茫七難知蓋修吾德以俟之耳天勝者其權微人
勝者其守確人之定卽天之定也吉凶淑慝之德分

而後廢興存亡之事應也矣而後是非誅賞之文信而有據此經之旨史之律例也今懷鉛之士手一編窮年咕嗶治經生業惟恐不售他書莫敢旁涉旣幸弋取富貴有以待其身及其子孫矣乃茫然不復知有經何暇讀史卽讀之大抵掌錄故事取資藝文以博雅自命未嘗用意于民行而欲與人共曉然于天人理數之間也故稗官野史鬼神因果之說得肆其鄙褻而或疑或信益無所勸懲焉今張子傳經之餘慨然取家置一編之綱鑑據其所書本末標門而甲乙之使人人鼓舞尊信非若鬼神因果之說誕而無稽可不謂善讀書而用志于民行者歟客唯也已復進曰民行者該貴賤賢愚而言之也是書所錄皆君若臣之行事毋亦舉其上而遺其下耶予曰噫嘻該之矣法自貴責自賢維天之道不外夫是臨我保我者其休戚在六合其觀型在萬世也帝王而下公卿將相岳牧大吏迄於州邑之長善則被祉惡則流毒非鑒觀在上以有以陰隲之將獨夫四凶以來相與爲深爲熱爲網爲屠爲張牙橫翮一往不回人之顛滅

久矣尚何廸民吉康之有哉客曰教我矣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詔今者必有得于古推此顛而體之上德下象福應無虛寧慮千萬襪人不率由康衢而煩冥七者之費賞罰也哉則是錄誠有功於經史矣

蔣母黃孺人節孝錄序

羅江蔣母黃孺人故孝廉天植君之元配也年十九而發鞠襁褓子奉事舅姑以居節孝純至持門戶蹇蹇訖視其子及孫接迹爲名下士振先業曄然旣壽躋六十孫曾益蔚起湘人士頌之公舉婦節軒采以聞康熙三十有一年口月乃拜 褒典旌門 賜公帑錢使建榜于衢大書曰貞節里閭聚觀歎息於是孝廉之嫻友故舊與其子孫之戚黨交游莫不忭舞登堂謁母孺人百拜上壽各有詩歌稱誦其冰霜竒

至之節而誇榮夫大典表樹之階日以禱祝其河山
錫命之介福嗚呼盛哉垂芳型而耀彤史也莫顯揚
於今日矣雖然今之顯揚非孺人意也昔孝廉少年
才子視取青紫芥拾使處承平躋貴仕享大年孺人
膺翟弗偕老耳奉鼎鐘佐餞耳待戈印接武耳顧不
幸而孝廉賚志蚤世兩尊人之責且在孀帷煢也者
尚未免于懷而亂離奔竄憂患顛連所遭之荼備焉
其以爲卒歲者則妻也之風也其以爲甘旨者則指
指之血也其以爲和丸者則涔也之淚也稱未及四
十餘年窮劬極瘁乃幸有今日嗟乎嗟乎孺人豈樂
有如是事而邀顯揚於今日也哉惟是人定而勝行
有必彰其他闡闢之微不勝述矣獨當姑目旣育孺
人日夕呼天而雙明頤復書之簡冊豈非異聞則其
憊惘抑何泣幽祗而動蒼昊也若是歟今令子幼李
在左右祗也承歡視息聽氣惟恐一不當毋孺人意
慕戀如襁褓時天蓋於壽康純嘏之外報孺人以能
竭力之子斤也四方琬琰之章集一時賡颺之盛
此固天人之所共矜者矣輯而登之將使千秋國史

據之以風勸爲有徵奕葉家乘藏之與褒綸而共永
則孝廉公且起敬於層漢毋孺人宜慰意於長筵也
夫

濱陽夏氏族譜序

濱江吾姻友夏君仙李高才博學兼負曾閔之稱既
取明經上第不卽著進賢益偕難弟讀書揣摩務掇
巍科故物以發抒其尊人未竟之業而以其餘暇特
承先志纂次家譜躋哉仁孝君子之用心也譜旣成
而走書以問序於予予維姓統夏實禹裔蓋徵舒之
後而會稽之望也自漢晉至於近代名臣顯爵赫々
照史牒者恒不絕書而學士家顛推漢之子治名在
八顧行誼最高與夫都尉恭內史寬之經明行修飭

于家而施于有政以爲不可及則爲夏氏之聞人所
以致力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今仙李之作家譜力
專氣勇視一切事皆不暇爲豈非篤於行義善紹懿
躅者哉夫譜者家之史所以明宗也古稱宗法明則
天下治蓋未有家聚順戶親睦而民有不協於紀者
昔之大賢人慨宗法廢壞用譜以爲補救正家而淑
世胥在焉仙李之汲七家史引爲已任也其亦古大
賢人明宗淑世之志物也已矧夫家乘世蹟多纂於
貴仕名儒必有其心有其才而又有其時地然後幸
而成之厥維艱哉按濟陽諸夏系出於吉州之永豐
者六傳而顯於爲齋寶公由明嘉靖名進士歷官大
叅盛有譽望是譜宜作自公乃年甫壯而卒於官文
獻闕焉迨博士昌裔公之身其時椒衍日繁世日遠
輩行紛紊幾流于野博士公憂之乃編名派二十字
自八世始歲時一聚族講少長禮於是庭階秩然亟
欲經營譜事而遭世多故布策無時久之博士公又
卒于官其事遂輟虛夏氏一代名儒之筆蓋譜之難
成如此今仙李伯仲承博士公堂構才名卓七居然

允宗而仙李獨用心于兩公所闕置者及時竭吾才
以成是難成之業近慰博士而遠慰大叅公不可謂
非夏氏宗乘之慶也若夫義例體裁極嚴慎之中存
斐摯之意莫不與古合法故斷自始祖宣晚公以降
或離或合詳所自出而敬宗收族叙不過百人以上
者此歐蘓斷裁之良意也嗚呼美矣備矣吾知此譜
出而夏氏子姓由之絲聯緒屬德義之興可以卜世
雖古江州陳之稱義門花樹韋之有宗會何多讓歟
推而化其里閭且將家敦聚順戶勸睦親仙李之有
造於民彝也澤滋溥矣

吉水圯上周氏支譜序

泥田周之著望於吉水也習聞之矣蓋吾寧邑是昔
壘卿公之畏壘也當壘卿公宰寧時先卿賢以文字
受公知稱門下士所期許勉勵者皆君親家國之事
雖不展其家乘可以覩威儀之漢而見高曾之矩焉
諸公子皆名賢滄桑風雨不念棠芟獨嗣德音於靖
節之裔其啣帛往來者則幸有旅於四方操鐵筆而
遊文囿者也其人數輩顛循禮義有家範以故予家
有事黎衆必托之十餘年阻於遠今春復至適當予

有纂述族譜之役喜甚館焉既受食廼徐出一編示予懇爲弁言披之則亦族譜也嗟乎異哉抑何君等用意之厚而亦欲經營於斯事也耶按譜曰垵上支蓋遠分於書樓屢而上合於泥田云夫泥田周者其門閥之烜赫連於五邑圭組之相承接於十數世矜華胄莫尚矣而予讀念菴羅太史昔所撰泥田周譜序獨難明當時作者篤厚宗族無親疎遠近貴賤富貧所序錄必詳惟孝弟禮義敦睦之意倦也焉則周氏之門閥圭組未嘗重於孝弟禮義而以親疎遠近貴賤富貧爲異同也眉山蘇氏曰譜之作也欲自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者毋至於忽忒焉可耳則今垵上一支或迭爲盛衰而河海後先後之賢者念茲厥初其肯忽忒之耶故曰君等之用意厚也然予又詢其宗派於諸貴閥爲孰近曰璽卿公一支近則垵上雲初其漸被之澤可思矣董其事者曰訓字君竒操鐵筆而老於四方所謂循禮義有家範者也

嶽麓寺觀序

寓內名山多稱福地浮圖老子之宮徃徃在焉自秦漢之求仙不効梁隋之奉佛無功二氏若無辭於譏斥矣然而華陰經世嬾瓚識人其相資固在深山大澤之間也使今麓山復有禁足道士之立論高僧齊已之詩囊禪宗範老之文字雖昌黎不能不傾倒於大顛柳州不能不繼緝於元子矣而况藥圃花關冷英擷秀溪橋松梵策倦驅塵夫非讀書樂道者之一助歟正不必以錯雜書院爲嫌也故紀晉唐以來寺

觀附於簡末俾各有考焉

大滙一燈錄序

南嶽宗鏡照耀古今所以日新無盡者由世有鳳儀
麟角之人代闡傾河注漢之法耳然自嶽下四傳而
得滙五傳而得濟蓋屹然兩大宗也而滙實先之滙
既中替濟專承統遂兼滙而荷嶽是後之裔於濟者
不妨併裔於滙者矣兩家傳大之業紹隆荷負豈易
易歟自唐宋以來濟宗豪傑接迹而興至於太白風
行四訖其盛無前分化十二公如羣龍起如列宿燦
莫不門庭熾然而五峰學公以首出之子獨任一燈

在瀉乃披蓊剪棘向數百年獅絃響絕之地重開千
五百人知識所居其蕪瀉荷嶽之弘願則又曠代而
一遇也然深山木石如入鴻荒偕十數輩叅徒耕翻
雲壤純葆樸初座下養拙明公尤孤稜壁立與欽嶒
凝穆之山足相祇對峰喜曰瀉山古燈自此潛輝蘊
燄奕葉光昌吾默爲懸記之矣旣而養和尚記蒞開
堂慧老人唱酬入室當此之時瀉山法道如破暗燈
煜光初爍迨慧公嗣席才負雄慈慧緣福緣殊勝四
集而大弟子與峰智古梅列二公者友于競爽文采
全彰於是捷椎之筵金聲玉振弘音所被日麗星明
當此之時瀉山法道如寶華燈交光燦爛慧公自是
嘗語人曰信知仰山香巖有功祖道蓋指二公言也
厥後與公堅讓山子古公承住密印拈花豎拂各顯
機宜鴈行中易庵應揆庵空並以次槌鼓爲庭提持
法印其他若月慙權月堂湛千如一或演唱別峰或
高巖宴坐顛皆金鱗藻羽焜耀輩行起視柯條椒衍
且纍七英俊當此之時瀉山法道如日月燈緝光無
盡矣庶幾太白長子仰承南嶽大宗則今日之大瀉

一支不更亭七挺峙耶雖然爲燈一翳悠七千載今
振舉之纔六十年而披衣說法者已傳七葉回憶曩
時與古二公互相成褫樹功法門劬精瘁力何其難
也頃且古公往矣獨特與和尚歸然老趙州如馮山
昆盧一峰千巒環遶蓋後先開繼之任統於一身誠
學祖默爲懸記之一人也歲丁卯東蓮古風然老人
徵取學祖至慧公法錄旣梓入續燈矣復移書與公
更徵前後輩詳稿將事選刻會然公告寂罷公而彙
輯已有成書諸門人請自謀剞劂藏之本山垂示正
眼與公領之旣久乃詔諸子曰馮宗自古貴在眼正
自吾身擔遺緒祇慎兢七由吾以前有開文明之慶
由吾以後有憂爛熳之心今此書刪訂姑鋟四卷且
止於四世以俟來者勿湧視一燈可也予時在山中
隨與公纂述爲志適欣見其書遂稽首讚歎而爲之
序

重刻淨土歸元鏡序

白馬華林之書始於四十二章極於五千四十八卷所以教人歸元者滿寰宇矣其後有講有律有論有訓注且有懺法有持誦之會凡可以歌咏佛法勸導一切人者靡弗備要以返流而救其末也若心融大師之設鏡則直用點曲排場使一切人感觸于戲場幻海中發真歸元而又本諸蓮宗三祖現身實蹟演唱法音匪同烏有善哉苦心妙喻其流通不可以不廣也顧此本殺青藏於浙之瑪瑙寺諸方傳者甚少

而吾楚尤罕見頃黃江莫君錫遠居士捐貲購得一
部以示鄉里之好善者莫不歡喜傳觀爭欲家置一
編莫君於是倡爲醜資鏤板而以緣起之辭見屬將
謂老僮涉跡空宗頗云知言耳夫世教中六經史傳
煌也治心之文何其反覆明白而猶待三藏十二部
發揮大乘見性之旨以共扼狂瀾誠勞矣然而其流
卒不返無已而後百家之寓言出焉稗官里巷之說
且取以變移風俗則心師設此一戲以導人於爭土
豈非與用稗官里巷之說以救六經史傳之窮者同
一善誘也哉雖然此一事固先望之富貴而享榮樂
賢智而事詩書者矣夫西方之爭土卽王道之蕩平
也理平之世上下一軌於道故六字順化則握手而
遊康莊可不煩政刑如無病人之無庸攻熨焉衰俗
末法舉足皆棘途非慈氏同體興悲開念佛一門使
人止息心安分有以陰翊世教人之顛滅久矣尚何
生天成佛之可望也歟故王臣宰官文人學士體道
衛法先有屬焉今試觀三祖示現國王助揚其間受
形歷境天人神鬼感應恠特可喜可愕之事皆實也

如是觀此未有不憬然自悟者此則熾然濁欲中歇
狂之上藥也乃知世間綺語戲論可盡取以歸佛乘
屠兒放刀便謂我是賢劫一佛患在無感發之者耳
是此四十拍者用以普利三根勾牽入智其殆一雨
之滋乎昔范陽司空以華藏盡施入湘南五天法寶
始盛被湖嶽流通之惠至今誦之莫先生既取明經
上第將出而贊興太平而以福慧夙優領袖白社特
重翻此戲徧悟諸人以為同風之助蓋合儒佛為一
身欲轉大地為淨土亦何啻司空之嘉惠湘南也哉

蔣彙征邑侯德政錄序

代

彙征蔣侯治西寧卓有政聲流被湖湘間莫不歌思
之頃予年友陶密菴率寧人持侯德政錄屬序於予
以予備官成均時與侯有舊誼知侯深予既為鄰父
毋邦慶其有天而又喜吾故舊之能其職也遂援筆
而引其端曰今夫長吏親民者也而民或不親政令
服人者也而人或不服此雖在民物阜恬金革銷沉
之日民之奉上苟無大虐而即治然且輿誦疎而謫
篋密甚矣民情親服之難也而况為長吏於今日又

爲今日湖南之長吏民豈易見德者哉今湖南以潭
罷爲師中潭屬邑惟寧鄉暱邇邇又最衝其輸輓供
億之繁輪蹄羽檄之盛工役材用之徵採爲長吏其
間求所以不虛而親服之必生齒庶物產饒田野沃
貨舶且通而後可教令安而指臂使也以予所聞寧
鄉荒殘之狀計其丁壯租賦纔足當東南大邑之一
村一鎮所謂闐闐僅茅茨數十家雜顏垣荆棘中腐
魚脫粟之外無居貨一溪江衣帶水止容五石瓠商
賈裹足不入十數年兵燹輻輳呻吟愁痛之聲不輟
于耳然而供億不得免郵傳不得息徵調採取不得
辭令雖德能必其受教令而胥勸奉指臂而罔嗟耶
何居乎寧人之誦其侯者之日至也侯溫姿冠玉材
識通敏以華胄居畿輔間練達經世之務而豈弟性
成爲名諸生時卽慨然以康濟爲任故其治寧也煦
覆殘黎首湔苛墨令明志潔委曲誠求勞者息之抑
者平之不足者貸之不便者除之不足不便而迫於
不能已者躬任之於是紛糾理困詘濟凋瘵以興寧
之人乃失痛爲笑變呻爲歌侯且懌然忘荒殘之在

目也於是剪榛焚蕨經營非常自縣庭文廟公廨祠
宇之久廢宜舉者莫不以次建復顛皆捐貲僱役計
日而成民若無事焉噫嘻侯之敷施又何其神也豈
惟能不虐而使其下親服之者哉維寧之人亦曰吾
侯固日月懸也而鏡行冰立在鼓琴垂簾之間吾侯
固山嶽斷也而庭清畔讓在焚香閉閣之間吾侯固
風霜肅而雷庭震也而拔莠化鷹鞭羊驅石在滿縣
花陰西山爽氣之間此雖塗謠巷誦著其歡欣感戴
之情而侯由是以雨天下與天下人之所以待澤於
侯者不因是而可想見乎

去思吟集序

予讀攸之張公去思吟集而深有感於人心三代之直也攸之俗昔嘗厚矣二三十年間吏於其土者率不滿意而去去則尤其邑人謂逋租訥上多暴傑子弟不安約束嘗欲去其上而後已審是則俗變之相漸攸豈可爲耶 今上十有七年大師南伐數十萬衆壁於攸之北門宜陽張公二見先生自軍中拜命綰攸邑符旣下車耑辦供億芻糗軍資之取給數倍於常賦公爲攸祈請下泣然不能罷攸人卒以公故

元初老文和卷之四
三
輸皆中額無後期公乃歎曰誰謂攸民之不肯用情
聊明年滇黔大定楚南人胥慶更生公益覃心惠攸
爲綢繆桑土之誦興舉百費次第集功未聞有一人
告勞者烝也乎有古糶鄉建康爲縣之遺概焉蓋攸
人信公之深公亦得取攸人之情而用之矣以何公
以憂去攸之人百里皇也相與私吊曰自今卒不得
張仁侯父母吾儕耶於其出郊攀轅載甃擁公不得
行而棠芟之歌里巷之誦徧城郭村墟皆是焉久之
彙梓成書吾友緩山李先生見之亟稱其往與公共
事嶠右親見喬利人之歌思公者一如今攸人之歌
思公然則公之爲政其有桐鄉建康之澤也固其素
也夫攸之人豈樂遠慈父而好訕其上者哉觀公之
始至而卽憇輸將旣去而猶深眷戀公有以感之民
卽有以應之人心之直俗不能移如此夫攸之人豈
樂遠慈父而好訕其上者哉

邵陵太守傅公榮膺封典序

邵陵太守傅公前司馬太原郡課最順治十四年覃
恩例得封典有成命 今上七年戊申歲某月廼拜
錫太守舞忭頓首呼萬歲而以寶軸徧示僚佐俾凡
爲臣子者得共耀乎綸綍之華而并覩其雅頌之獻
焉於戲休哉夫人臣之於其國也非循職之難惟風
勸之而報稱難矣人子之於其家也非奉左右之難
惟紹承之而顯揚難矣某忝丞辰郡密邇邵以僚佐
得暱就太守公多所提掖諸寅恭中但望其車蓋特

高莫不願解佩刀而不知其才德輝映有蘊崇之最
厚者矣居常竊聞公之自叙其世家曰自吾大司馬
莊毅公勲名揭日流照青筠當世之賢士大夫砥行
爲名臣以接迹於忠讜之途者雖越代猶觀型焉迄
今若高山大河之表於吾鄉也堂構之責顧不極重
歟以何先君子蚤譽鳳毛屹然有濟美之勢矣乃日
下之壇坫未張夢中之毫綵遽折追維此時門庭弓
冶不卽隕越者如綫耳藐爾諸孤獨恃吾賴太宜人
忍死爲難一切行丈夫事蓋自捐膏沐奉修瀧總櫛
拜階披經畫荻完門戶以玉先伯兄大叅暨予與叔
季並庀於成卒不墜莊毅公業其克艱顛人臣能盡
瘁報國者然以故荷 聖朝弘闡貞徽特表宅里樹
之風聲焉於戲所謂人子顯揚之難與人臣報稱之
難也不亦可由是而敬思也哉夫以太守公文章治
行師表一時莫不擬公于宣城渤海之間將自此秉
憲登臺益樹忠猷以踐陟樞筦繩大司馬之武旦晚
事耳以是而起居八座鐘鼎承歡人子之私豈復有
不得爲者歟然而公顧以罷司馬舊典驚寵數於䟽

榮感殊慰於錫顛者何也蓋公之文章太冝人之機
杼也公之治行太冝人之聖善也卽公之由斯表樹
繩武皆太冝人韋孟之芳規而鍾郝之家法也然則
盡三公百歲之養豈若蒙九重一字之褒誇簪紱導
輿之勤豈若垂彤史貽芳之慶於戲休哉太冝人於
是爲顯揚矣然而窺太守公臣子之心則益惴也焉
風勸之典之砥于夙夜也凡爲臣子者可以興焉若
夫毋教之隆福澤不衰載籍所紀方諸太冝人者若
虞潭毋武昌侯太夫人歐陽修母韓國夫人足以當
之矣

賀臬司馬公擢陞福建方伯序

代

今上御極之二十有一年巨寇削平宣威萬里
天子於是嘉惠元七慎簡岳牧知我大觀察馬公秉
憲楚南素廉正有聲佐軍興績又最著乃於叙賚之
先特擢公爲閩大方伯士民旣紀去思屬予爲文矣
屬下吏自羈大夫以下並荷公德教張樂祖道更徵
慶頌之言於予予不敢辭亦仍是述父老之歌思而
已夫古之康濟名臣其風猷所被傳之奕禩而猶繫
人景仰者則必其行事有以大服乎當日之人情而

後聲流無窮愈久而不替也豈漫然脩故事侈諛誦者比哉公之蒞楚者十二年矣始苞苴奔競廉墨無所辨公下車庭絕私謁風紀秩如由是賢者得逸志於素絲不肖者知避嚴於丹筆則公之明潔在人心不能忘也始狂狷克盈枉滯無所愬公受事悉意平反解網倦七旬日定大讞數十事揭戴盆者數十人則公之欽恤在人心不能忘也始庶政叢脞文網敷其奸公治簿牘不假胥史坐徹宵旦必毫髮無遁情必神智無歎憾而後已則公之振作在人心不能忘

也休哉今宸翰輝煌特書清慎勤頌示有位觀公行事於斯三者真足以仰副聖懷而無忝也豈惟大服乎今日之人情也哉且予聞昔歲公有事於荆南彩鷁過滸渡適烈風起舟中思不測公內訟慊然神色自若已而濟若安瀾實有呵護之者其後罷城灾火且及公解公不爲動但禱於天曰某提刑十年未嘗一受賕枉法倘邀鑿風當息火當滅俄信如公言然則公之廉正又不惟帝鑒之抑且天鑒之矣嘗思學陶弼教淑問興歌後代蕭規曹隨雖太古甚

遠而清淨寧壹猶能竊渾噩之意以爲治本故市獄
不擾誠爲知務此無事所以養和平之福也公豈非
有意於是哉故瞻公巖峻者初凜爲峭壁寒潭久而
悟其爲惠風愛日也瞻公簡穆者初望爲簾遠庭深
久而歎其爲嶽厚湘永也瞻公綜番者初但恃爲發
叢神照幽簿久而并感其絕牙角恬翔遊也今山海
之邦借我楚天此攀轅彼騎竹公無如楚民何亦無
如閩民何矣然予知公治行冠當世且晚被璽書晉
卿戴霖雨天下楚雖棘亦終在悒懔履露之下將見
稟公約束而懷德教者同聲而應龔黃卓魯參錯域
中與吾楚毘縣之賢司牧交鼓舞於祥麟景曜之儔
豈不誠盛世事哉是爲序

送徐書平廣文擢寧成縣序

代

平時讀書矢志輒慕悅古人負才能文章者必有
及人澤物之効垂聲譽乃爲不苟也旣嘗以此自勗
而尤致望於吾黨才名文譽之卓也者焉今文人才
士莫不議論天下之務寃切當世利病狀坐而言未
嘗見諸行事使世不收文人才士之効叢譏受詬誠
無以自解則得百里而君之勤職事以脩百姓之急
將由此躋身通要立功德於寰區豈非文人才士觀
効發軔之一日也哉景陵徐公書平先生吾鄉之名

孝廉也自大司馬門庭烜赫賢科接踵公承家學繼起諸孫中尤負才稱獨步讀書綜極羣籍好深湛之思嘗蹈壁繞屋累日忘寢餐故其爲詩與文匠心獨妙皆必傳可寶之業爲人坦朗推誠接物津匕汲引才賢遇饑寒困頓之人抑塞不平之事輒慨然思所以振揀之推其志非徒俯仰今人酬養於富貴而已也則公之負聲譽於吾黨也豈非當世所亟求者耶會公車屢躓如假臯比與諸生爲學得秉鐸星沙星沙固楚南素所號文學之區也二三十年間蕭條榛莽一望憔悴之形士尤失所禮義不期而廢雖貴士士不能不自賤也先生至而綱紀維持規模一變脫章縫於長吏之威進生徒以古人之學遂使人霑鐸雨戶勸絃歌向之文學蒸蒸日上起焉他若設餐却贊持議操觚凡舉垂遠事且數大端蓋處清散而盡心於函丈之間者其閎廓如此歲辛酉受聘同考黔闈所拔士皆知名爲一榜增重又二年奉詔脩全楚通志分曹載筆藉手史才甚有功文獻當道稱之其後大中丞丁公脩復嶽麓書院廩聚孝秀敬業其間而

又以院長屬公董教事稔公之造士有法也公既多
所成就而學日益醇肆頗以領袖南宮自待人亦以
天下第一人目公戊辰之役既薦復落而銓格有不
能待矣今春明陟遂膺命擢宰隴右報至多士乃
額手而揖先生曰其庶有以彰吾師用世之効乎師
固嘗急當世之利病而以及人澤物爲心者也使必
待唱臚釋褐登玉堂清禁之間優游冊府與閭左欣
戚不關豈若今南面百里宣布國家恩德卽先生
平日裕爲康濟者朝施而夕被焉文人才士之有用

於世也不已博乎昔之韓歐蘇曾諸大家莫不以文
章致身崇顯樹德業於天下然考其政事中間並以
羈邑守令著績當時蓋知古人樂得親民之官而覃
惠焉其爲効可鑒也且吾聞秦隴之間風土質朴其
俗循禮近古先生所守與是邦之民爲尤宜吾知鳴
琴而治不去圖書文藝之適而報政優如矣况由此
入而獻納賡颺將比跡古人以慰天下之望者夫豈
區匕也哉星沙諸君子佩公德教深於其行辱以書
幣徵予文以爲歌驪之助予欣見夫吾黨之才名卓

卓者之往收其効也忭舞慶快遂不辭而爲之序

雲間朱掄士家居圖序贊

古士之皎然自立於君子之林者非獨楷模當世後
代人景仰風流恨我不見猶將子紀傳圖畫中求之
有餘慕焉雲間朱君掄士先生殆今之特立君子也
爲人藹宇澄映秀外惠中搦健筆爲文有詞翰兩神
之目約略君家往哲其俊似寓其風神似敦儒而其
淵源則不啻大小萬卷蓋嘗以家之賢大夫爲師焉
顧遇遲而自待貴命意恒在萬里用是假記室讀書
從宦輒以拓遊覽求遺事而証之典墳故始入雍梁

一望大華觀岷江慨然識嶽之所以峻瀆之所以涵
而因思彼對廉水者豫自平生稱偉人者端有樹立
輒引之以自考也既而溯洞庭千頃望衡面九開挹
湘之瀾且清絕萬派先生於是心魄洒然來酌吾玉
水辨味尋源遂入大瀉察其流出於峨岷如逢故舊
樂而賦香巖之古雪焉其意量可睹矣官衙六載終
歲垂帷自執筆外非所宜聞口不言而目不視物七
如疇昔辟咄奉教于大夫之前者大夫愛之逾於疇
昔邦人聳之羣聚而歎誦焉可敬哉所謂皎然自立
于君子之林者非耶茲展其家居圖邈若蓬山高篁
深柳陰被書城先生南面其間卓艸玄環涵碧不綺
縠而文不巾簪而秩持釣看雲延睇抱膝依岵岵之
遙青儼崢嶸于一室斯寫照風流使人意移千仞矣
吾知有識者固共企栖梧之翮而歎畜雨之駿也雖
然華清獨照山水高長先生自此傳矣辱以圖委言
謹合序其遊處而爲之贊曰
青林有人誰測玉海收睇八荒上觀千載嘉陰芳瀾
涵清黜澆豈必束帶之長弛抑將彈冠而有待瑤艸

自脩冷風常在蓋孤吹雅奏鏗然白雪薰闌之間挹
其德華是具輝山媚澤之彩者耶

賀原任楚撫大司馬董太公榮舉賓宴適進六
袞大誕序

今上御極之三十有八年己卯春二月大京兆某公
奉國家尊賢尚齒之盛典舉行鄉飲酒禮博訪京師
國老年耆德劭者以應咸曰莫如我致政大司馬董
太公勲望宿著炳在旂常修之家者百行咸飭其升
聞孝德輿論方孚如以太公應是賓選誠於大典綽
有光榮於是大京兆以太公名上請遂被 俞命乃
令辰肆設安駕敦迎既秩初筵拜至拜洗黃流玉饌

省適惟虔升歌南山規隆古禮燕饗之文儼至尊
臨雍以憲是日天和氣融五雲照席林花頽藻芬溢
座隅太公雀髮丹顏衣冠甚偉登降有度衍七承恩
迄于拜既雍肅愈恭橋門萬人環觀欣歎明日昧爽
扶鳩謝闕百僚起立瞻仰欵欵於戲休哉德禮之成
近代以來罕儷其盛既休聲四訖海宇頌騰而是歲
嘉平乃適與太公麟紱之辰會長筵靄紫綠野羅芝
繡綵克庭軒裳進履輦轂之瑞蔚其在人惟是才子
行中褰帷露冕者越在治所則東來之氣接于鼎鐘
而於南楚之人簪笏以下愛邵陵棠芟由乎教忠因
怵舞申祝于太守之門而張樂製錦以詞屬舊宇下
某引分尤不得辭謹拜手而颺述之曰惟我大司馬
太公文武忠孝媿古大臣維受祉之隆實基于是蓋
自初拜獻矢慎臯謨淑問之祥葆於靜正上嘉其
直旋俾乘駟太公登臺鸞鳴鶴立孤松節挺三輔風
清帝益鑒公金玉不玷以率班聯俾知體要乃總
風紀百度維貞遂使殿邦用釋遐顧凡闕憲府三歷
巖疆楚豫八閩並峩峩峴石蓋皆經文緯武與古伊呂

申甫之道合焉顧方進大司馬拜一品秩遂毅然賦
歸直輟封侯相國之勲而用子房長源之道優游平
泉似遽耽烟霞而早靳霖雨者而不知檠戟世承今
且煌煌濟美人邁二純數逾八愷太公坐領汾陽之
第垂訓百齡之懿忠猷孝德垂裕無窮固其所也是
曰文武忠孝者惟太公受祉之隆基也竊嘗聞閩人
之謠太公曰天開海門陵青壑暄中丞撫我翔遊德
園豫中之人曰孰使我安幹止開府回天公侯千萬
祀維古楚之人禱頌尤長士曰崇正伊古狄梁民曰
范老後樂宜康今茲江漢小范嗣芳與南邦伯碑棣
相望是皆德音不瑕以昌恭聞賓燕繡袞堂七擘如
神人星日光苾潞公再起九十未央高歌闕宮多祉
無疆請并錄之以上萬年之觴

長沙劉邑侯誕辰序

代

往戢志讀書嘗閱史所稱劉氏者漢光祿父子間與
其後之公幹七子孝綽一門其文章家學如星如日
蓋歎爲極盛焉逮更涉世故博稽功能迺知儒者貴
修百姓之愆因復憶古賢良吏有若揚州刺史般建
州守翺高苑令敬和所至或稱千里師或慶生我或
歌榮樹凡皆出於劉氏焉奕簡編則又不禁慨然遙
企之有加矣茲何幸躬逢吾鄰邑侯青翁劉老父臺
之爲政于星沙也表也然著縣大夫之良兼文章家

學而與前史所稱者比肩接武也哉公門閥之華也
堂構墳簞之間巍科上第焜燿一庭蓋不勝揚扈矣
而宇下人所亟爲颺頌者則有其愛戴之私焉今大
湖以南星沙邑六十三屬邑之冠冕也爲星沙長吏
則六十三長吏之冠冕也翹者視其爲先骖者視其
爲後也壅於下而溺於流者視其近之疏而源之砥
也繫瞻望誠重而能厭服人者多未之前聞也自公
之來御才以誠規宜矩中事未嘗不集志未嘗不行
人望之舉若麟角鳳威一旦而覩曠代之瑞南諸侯
欣奉爲楷模昔所稱千里之師者公則有焉星沙之
絀久矣創殘困敝之民猶寄生耳自公之來洒濯噓
植不苟興利而汲于去害人樂之若茂林廣澤適
彼翔游昔建州翔幸而遇者輒曰活我劉公至以視
公今日則何異焉是以朞月之內縣門如山里閭安
卧舞文亂聽之奸無竇而入陽矯敗莠不復張四民
相與爲熙遂昔之歌高苑者曰樹枯已榮自維我公
之來歌咏盛軌則其辭特似焉故曰儒者貴修百姓
之愆此吾所以甚慶夫躬逢也雖然文儒者吏治之

所自出也側聞司寇公舉謨垂裕懿誦齊武公仲氏
木齋先生紹述之且出而司文章之命起衰迺吉所
被者皆聖賢之德音其原本固大也公淵源輝映濬
發天才一蹴而造青雲其文與學蓋早坐潘陸於廊
間傳圖書於閣上矣後代治譜亦何足云試觀其鼓
舞頑懦蓬華中間有徐穉梁鴻其人者不憚式其廬
爲之賦緇衣焉則志物之所在益可以見矣猗歟盛
哉自公之來上官當道至於寅恭莫不敬愛之無間
通都大邑至於窮谷深山之人莫不感誦之如出一
口無他結于中心者其天孚也 今聖天子威定邊
陲方飲至告功而適與賓興之典會茲羅人材以贊
太平無疆之祚公分較楚闡所拔皆知名士其蔚起
思皇樹人於學山足以儲國家之楨幹者又如此茲
暘月六日屆公麟紱之辰上下遠邇兕觥交錯在位
者以祝嘏之言見徵予樂公之麻忘其不敏遂援筆
而抒其禱頌之忱嗟也焉若夫推崇皇覽公方茂躋
強仕阿衡尚父之業發軔伊新凡公所爲一規久大
未肯與時俯仰由茲厚民物之生引翼而上吾見

金璽褒登贊元論道天下蒙黑頭宰相之休澤流福
無窮是則聖賢之真文章學術垂天壤而長耀者歟

壽序

壽備撫丁大中丞序代

寓內表鎮之山凡五而衡嶽屹在楚南其位視侯服
其司主文章蓋含苞孕采坤輿無與競矣然而磅礴
渾厚之氣綿五百里結於麓而後止奠其中者雲物
萃焉魚龍藪焉荃蘅杜若貞松文梓艸蓀而木條焉
是以有厚德者居之乃配嶽以載生成其應又主壽
云然則奉天子簡書緩靖保釐於其地者非甚盛
德不足以當斯嶽之寄矣壬癸以後楚氛既定湖湘

間始有安瀾而荆榛特甚是時燕山翁丁公方最
績蕃宣良翰之聲溢於江左天子軫念南疆晉公
大中丞特命填撫蓋平日悉公能厚民之生而化
俗之有成也公下車進牧伯以下坐而諮詢疇興革
當先疇抑搔當循疇補救當亟既倦焉已且寧帷已
且前席父老子弟之情靡不眷列而垣見之於是罷
徵歛之無藝滫苴墨之習成扶凋傷之莫顧勵蠲潔
之自躬而困者復蘇落者復殖呻吟者復咏歌政行
苗格公乃得以綏靖保釐之道報當寧而紓宸顧
焉夫湖山千餘里之間營目不易周也痾瘵數十年
之積元氣不易復也公之得此於楚南也抑何化馳
若神也如此哉蓋向之振風馭者非不明作而才每
托於申韓向之施仁義者亦動懽欣而道或遜夫伊
呂公惟以惇久靜正爲經營網紀之原故綏靖則舒
長之日多而保釐則久大之謨裕爾公門墻孝秀方
更迭進而告予曰君亦知吾大中丞之所以撫南不
屑爲法令苟且之圖而上與阿衡尚父比裨功德者
其在政教並舉之間乎往者士賤矣公門庭如嶽獨

休也吐握延接諸生奏藝門下輒手披不倦文儒之
氣頓興甲子賦鹿鳴者森列皆公所造士士莫不以
爲吾父母師保在是若不知節鉞下有奔走羣將吏
威也逾年乃修復嶽麓書院廩聚生徒倡明正學使
之益敬業考德以儲養經世長民之材是皆總文武
之憲而皆樂教育之弘也士莫其中殆若雲物萃而
魚龍藪也若荃蘅杜若貞松文梓之艸蓀而木條也
於戲盛哉公之德斯所謂與嶽配厚也歟時庾樓月
滿粲七玉衡適與公麟紱之辰會諸君子旅進稱祝
特以敷颺之辭委簡於予因思公旣治府事格苗民
而因以下其澤於閭閻大舉而細不遺視古將相大
臣垂百世利而千秋誦禱者復何踰是而多士之意
若曰作人者壽考之本也造士者多祉之原也是則
引嵩高而歌咸喜于麓庭稱兕爵而咏難老於樂泮
士之志也夫亦民之志也夫

董撫軍壽序

代

今聖明宵旰孜孜特注意封疆大吏以爲壽康海寓

托至重也憶曩歲備位政府時上嘗西顧關輔理

甚輒嘉歎分陝得人錄其政績冠山左右河南北

諸侯以爲天下大吏勸其時撫秦者蓋今楚南大憲

府翁董老祖臺之先中丞公云今憲府公下車甫

數月湖湘千餘里之內政行教被化馳若神百辟憲

髦士烝年穀大熟歌誦以興越王春仲月會公麟綏

之辰都人士旅進忭蹈拜稽稱慶而遠以祝嘏之辭

屬予京師予惟昔聞先中丞公之有嘉績於秦也炯
匕在心目不能忘茲復喜覩我公踵武栢臺一乘驄
而嶽霽湖澄頓改觀聽若是誠不勝象賢趾美之欣
往焉而所以爲祝者則非恆詞可得而申也夫楚南
人之戴公而歌思之也久矣公世家才子韶歲發聞
起家卽拜方州之命來守渠陽新矚曄若而明練得
之天成當是時初定邊徼雖剪榛以治而適其郊有
嘉祥豫大之氣象觀其政具百年必世之規模識者
固以徵卿材公望鍾於星嶽者非偶也以故守靖八
年青蘿九壘外惠聲流溢凡爲編戶於楚南者莫不
禱籲願得公爲其邦之大父母也旣而報最超遷距
楚疆日遠望扶桑之愛日邈焉旌蓋所移東西萬里
楚南人亦移睇隨之瞻就不能舍然茲幸得我公而
天之慶祉維新若斗柄之旋南而歲星之入軫也所
爲歌頌於斯日者特大慙其積之之素而鼓舞以抒
之耳竊聞公節鉞入境約從輕騎凡行臺供帳芻秣
役夫之籍於州邑者一切汰去惟恐干民六纛所經
恬若無事旣蒞治文武張弛一朝而定諸民隱不煩

呼籲而懷保之量周焉蓋公踐更崇要所歷皆宣猷
肅紀殿邦爲憲之任舉河山江海湖嶽諸巘疆莫麗
而澄清之政無不成今其總攬者皆向之智營身踐
洪祚暨於四國者也故檠戟之下非無騶呵聲色而
公用之則慰問褰帷也非無指顧風霆而公用之則
郊圻膏雨也非無懸庭金石而公用之則解慍薰絃
也非不歲蕤靜鑄蓉幕絕塵而公用之則緋桃之門
而翔鳥之栢也御斯道以往廉法稟承德音不取公
之宜大夫庶士若萬民受多祉者莫不於是備焉則
咸喜之人情其能後於歌闕宮而稱慶純嘏乎方今
朝宁咨命加殷公之仰紓宸顧也加茲旦晚褒
顯晉陟樞衡將益弘世篤寃澤寰區佐天子襄無
疆之祚聲施且千萬歲不衰獨南國之是式已哉故
曰非恒詞可得而申也若夫旂常堂構勲德相承予
乃先後獲覩其盛而公益巋然樹伊呂之望知必有
道焉本夫紹聞而遠合於阿衡尚父者在也方將跋
足班聯佇承袞繡觀贊元而聆夙大之坐論矣

咏素絲疇則廢衮繡強令之歌不樂強使之舞無情也自公起家卽爲長沙司馬洒濯生植佐修龔黃之政於彈琴飼雀之間無隱不達人不起高牙而赴畫戟若魚趨灤而鳥投林焉食息由是潛紆謳謠由是蒲路蓋不啻觀鸞麟于曠代矣迨表正黃堂蔭移南國公乃顧四封而慨然曰今之田廬井牧吾之田廬井牧也今之山澤市廛吾之山澤市廛也今之絃歌禮樂吾之絃歌禮樂也行得專之志而益勵其清明覃四應之才而一本於誠正不出圖書几研而令行化被羣象謚如遊其宇者不知春暈化日之何以忽長也千萬人感誦之浹於心髓久而彌摯焉此豈作而致之耶夫仁覆者昊天之事也願復者父母之事也然當時移勢迫遂乃變其道而有不暇願者往也焉偉矣哉太守公之弘受呼籲而不偷其天也其長人也蓋罔極之悌悵萬彙之胞與也其經世也是幾軒之岳牧也當代之懋元也爲霖調鼎斯人必不納溝景運必不向晦坐論必贊隆祚無疆夫豈僅楚南一二魁之人躋公堂而稱萬年君子也哉若夫蘓臺

通句穉榻調飡軼恒情倍萬矣然詩必求敦厚之遺
士必入精微之鑿文儒繫重事在千秋間者又何其
持之有道乎故曰爲斯人慶爲世慶爲國家慶而
重爲吾黨自慶者以此也至若韓范勲名一庭之內
輝映後先公自此登臺闢閣至於阿衡尚父之年澤
沛海寓垂庥無禦天下人共望之共祝之則非獨門
士輩得引之以私其慶者矣公曰嘻諸君之望我者
厚矣於是許以其言屬老生餘次而手繕之列諸縑
素高懷雅尚抑又垂久之佳話焉

壽曹明府生辰序

代

今聖主宵旰勤民所托以生殖之者任賢無方而
終致意於制科兩榜之士誠視古文儒飭吏類多愛
人君子而碩德元臣率由是而出也自予備員侍從
數躬逢闕訪天下才德士星聯鳳翹其盛日臻而東
南之秀爲不匱若秀州曹氏尤蔚起一家續承其日
下門庭之世緒照霄漢焉今吾楚南之寧鄉侯曹公
者則吾素所敬愛之抒亭先生所謂才德君子蔚起
於鸞皇之族者也太湖以上舊學老友獨一憺菴陶

子年八十帶索長謠今正在其宇下庶其負暄倚杖
恃侯而有引年之樂乎俄乃走書幣介寧多士以躋
堂介壽之辭見屬曰耄人賴庇適有仁君在上賜我
以華胥之歲月得與諸食息者恬在春臺中此固鄉
里賢達所樂聞也茲王春旋斗玉衡正耀而欣與
仁君麟紱之朝會百里休騰願得燕許之章以申奉
爵蓋不啻移輝象而仰南山矣予於是揖寧諸君坐
而語之曰曹侯譽望震俗翔儀苞采烏奕丹陵者人
共悉焉以予所聞殆且重奮清詒歸然自與之傑也
公蓋齟齬而孤先太夫人教之比於畫荻方終賈之
少遂賦鹿鳴而意薄温腴尚氣誼當是時正未免以
賓客累剪髮也嗣伯兄大行公又教之藜燈經笥間
怡也切也義兼師友人謂公曰君母歐陽公之母也
君兄韓文公之兒也維公亦自勵曰吾不可以不學
爲古人如退之承叔者而以報吾母吾兄也益不廢
盥盞下帷者更十載乃提南宮受知於熊相國彭開
府當代兩大賢天下翕然稱庸榜之重公之自立如
此固知其後所施設多遠謨弘緒焉若夫莅寧甫暮

而人士愛戴之遂若涵濡甚深有不容已於禱誦者
抑由何道以致之歟諸君曰然寧蓂兩邑素瘠而苦
耗凋蒙被國家養教五十餘歲非不深且久向之
師保我者非盡無文翁邵父之愛遺也而前賢罕繼
所以仰推養教者寥此焉一溉之澤未嘗滋也今選
惠曹侯未下車而士民望其風采既下車而士民改
所觀聽湔滌清明拊循藹惻諸鉅細罷舉咸博訪而
一斷於淵衷暇則受士子文披瑜瑕而指授之凡以
綏人造士者不憚輟寢食擲風雨而爲之盡心焉雖
所覃惠紀次有待要其張弛之宜一根於至誠無欲
爲寧人計者大抵皆服疇絃誦之遠圖而文翁邵父
之古愛也吾儕禱頌之宜如何矣予因思之曹侯愛
人君子其天性也亦其世德之相承然也侯之先實
出自武惠王史稱王佐宋舉兩大國保全百萬生齒
不妄損一人凱裝惟衣衾圖籍執筆家迭贊其仁庶
明恕澤永苗裔推而邇之上代傳人以文章治行著
者若元龍組臨淄令攄輩或寵傳宸翰或人號聖君
多曄匕照往牒而有朝散憲應竒字詔尤著清德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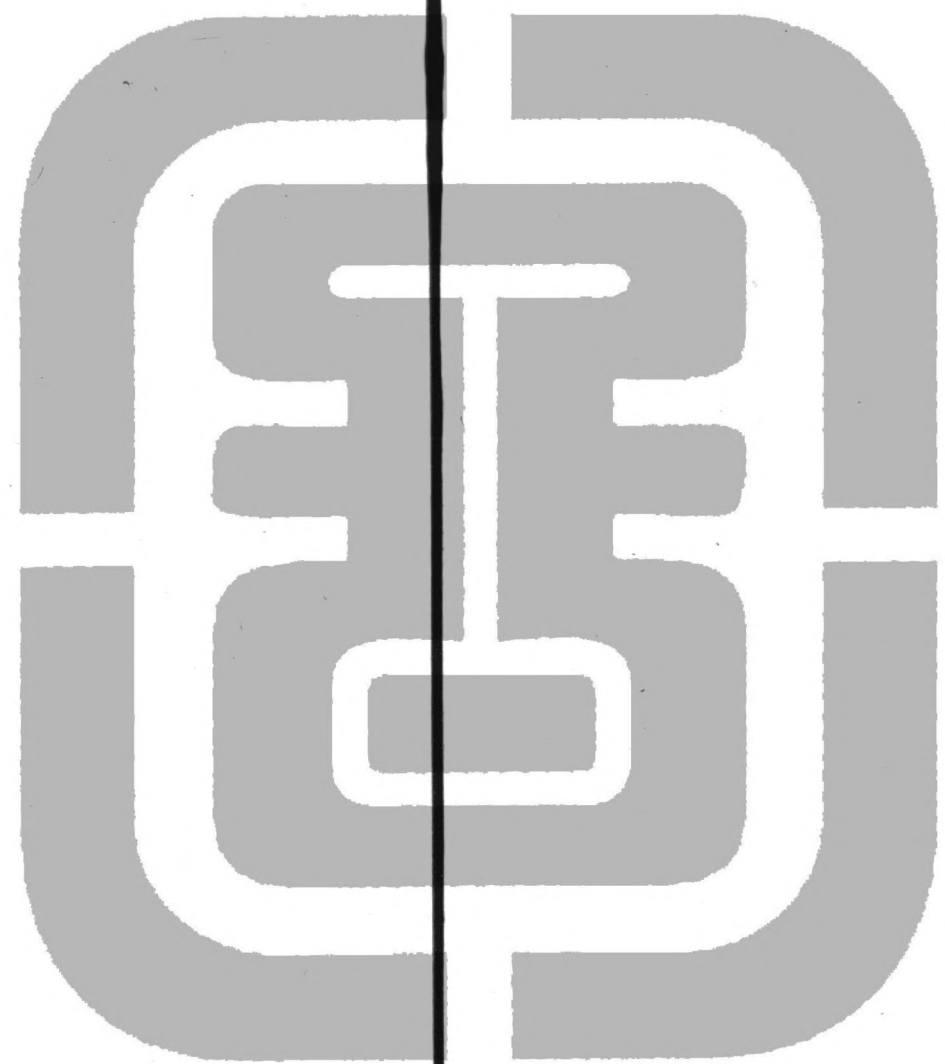
元祐文系卷之四
五二
至百餘齡世爭稱之蓋曹氏文武俊傑之才仁義道
德之積功名之盛富貴福澤之熾昌自古而然矣侯
之仁庶明恕其德惟肖文章治行輝映前代且有餘
鐘鼎期頤皆其必得者也寧人士卽欲祝公以是祝
之斯不泛矣拭目政成擢最國家收科目得人之効
於以仰慰 聖明 褒墾特被 召陟端揆侯益用
經術燮贊太平洪祉則碩德元臣六字胥瞻平格闕
宮咸喜之誦將徧寰區焉寧人士誠幸先依衮繡之
華也歎

壽毛廣文四袞生辰序

國家造太平崇文治幾六十年世如春夏文如日星
而近益臻盛其効在微偉岍之才用以董士故槐行
所被多旦氣而雨莪芷之澤日新也則今之名師儒
方將大施其才由以樹遠猷而熙鴻業非但蔚起思
皇已耳吾所素知負才偉岸如羅江年先生竹菴公
者其過人也遠矣會茲歲暘月四袞嵩辰諸門士旅
進稱觴而以祝嘏之詞見屬予不敏而樂爲毛先生
誦者則固有異焉先生蓋篤生於文武忠孝之門而

鍾秀於山川星緯之瑞者也君天資穎拔工制舉文
年十餘齡卽補士籍飛揚熊七諸鉅公前輩莫不畏
愛之居恒自許峻嘗讀破萬卷欲立萬里功吳越齊
魯燕趙之跡靡不徧所與游必豪傑士以氣誼聞而
其篤孝友則一出於至性誠當代人宗家國之所利
賴也竊聞君之先世宦達相承雖其後仕隱不常而
皆盛德君子懷文抱質敦修門內之行蓋蘊崇之極
厚矣迨至太公將軍左書右劍揣摩旣成一旦慷慨
時事輒棄章縫擁旄纛破產贍軍卒奮忠勇以數千
人克大敵稱竒才母夫人王太君且割股起姑風動
寰宇稱竒孝至感其堂下有踵行者所謂文武忠孝
之德惟君家備有焉天故特生偉人才子聚于德門
爲龍爲鸞將益發抒其不朽之立而流懿誦于無窮
也夫五嶽之鎮表荊州者爲衡山主壽主文章主生
植萬物具磅礴裔皇之氣必其蘊崇極厚者斯隆其
畀以發之非苟然也且山川之靈寂淑者上爲祥星
代際熙隆則七政貞明於上七教闡聞於下此列星
所以應大賢而司教迪者之能鬱爲嘉祥也君篤生

荆南誠以積厚之光降由景曜故曰鍾秀於山川星
緯之瑞者此也顧玉屢不售不復能束筆隨人應舉
姑升臯比張樂洞庭用平原之範以肅宮墻用蘓湖
之模以達材藝蓋藻躬澤物之教兼資焉此正當
寧臨軒所致望于壽考作人之盛化也吾知先叔梁
棟先生自此升矣今生人之仰先生者若元氣之回
斗柄士林之仰先生者若旭日之照扶桑春臺壽域
咸在先生几席間佇見 召問則入侍經筵超遷則
承流千里勲名振耀棣萼相輝才子弟且接武以升
環貂繞綵於是大公坐領諸孫太夫人起居八座芝
簡封綸頻聞送喜庶幾先生之才誼與先世之德華
慶流千萬歲爲人子者不當以是垂壽天壤也歟今
君年纔強仕譬日之方中火之方壯所規久大何禦
何涯從是更周一甲子坐敷勲德以仰贊太平鴻祉
將史不勝書當此之時元臣宿德 天子就問焉則
當有後起者歌咏武公之詩以申百拜于先生之前
矣諸君子其以爲然乎



宋本
卷之六
四
月

